# 讀風偶識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讀風偶識

崔述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讀風偶識卷一

大名崔述著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塞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尙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隋唐以後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尙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尙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illegible]雖不[illegible]而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衞宏爲之作序。多傅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强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眞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丘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妄集解雖

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尙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不應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卽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衞宏詩序輒據

以爲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册刻木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爲何事乃取此册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又識

## 通論詩序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

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幷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附會。宏聞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其亦可嘆也夫。

一、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强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

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鄭氏樵以首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小序。程氏、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皆與舊說異。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衞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之誰卽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之毘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尙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村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時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後起。已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己意。世亦無從辨之。況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眞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尙多。如以關雎爲康王時□。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卽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或强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靳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强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尙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眞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

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主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卽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尙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美之語必以爲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況邶鄘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爲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鍛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爲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爲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尙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

日而還而强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爲祭仲言叔則必爲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眞周行爲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爲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姜證其美也而誤以爲閔無子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羲和太皞也而以爲包羲炎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況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一、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爲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謂稀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爲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余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

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卽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美。在後者皆以爲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周頌爲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卽與之。所欲奪者卽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爲。謂白馬爲非白馬。豈但戰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爲高下。其有改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賈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通論二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既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訓以爲文

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既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穠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爲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仁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絃鄭箋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卽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顚散宜生閎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雷稱南山之下何彼穠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雷何彼穠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爲召公

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衞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尙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故。而幷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等篇。皆訓以爲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卽木瓜之永以爲好。未必非溯游縶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敍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

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衿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荊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卽書其尾云。非荊川不能爲此文。既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更書云。固是傑搆。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諆。但視其爲師所爲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眞是眞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論。乃事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毀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余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廣平粟太初元曰。場屋雖無憑。然尙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之次第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通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

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爲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爲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爲后妃。幷未指爲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卽文王太姒之化亦當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云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濩耳之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苢我亦似臨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絕遠。風土殊不相類。恐未可直以爲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黃以別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水亦皆稱爲某水。恐不容藉此爲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舊說亦以爲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宜家。淳風未改。爲盛世之詩無疑。兎罝賢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喬木見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燬。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復幸其還。先王之遺澤尙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爲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爲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爲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爲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此篇毛、鄭以爲后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其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爲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爲訓。朱子以爲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

爲宮人。則語意尙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卽爲淫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啓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愼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幷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篇於伉儷者冠之。以爲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爲之憂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穴。後世誤以爲美麗之稱。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故無一言及於容色服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爲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興於雎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已。其取興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潔而難取。潔以喻女之貞。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但以爲后妃之德。失其旨矣。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卽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爲婦。君之欲得賢士爲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干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

帝明王咨於岳。稽於衆。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關雎之輾轉反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志同道合。恭己無爲而庶績咸熙。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爲序說所拘也。

## 葛覃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汚私澣衣謂師氏告以適人之道。既於文義牽强。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爲不倫。朱傳以爲絺綌既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獨爲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尚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爲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爲原起。此篇本爲歸寧而作。然不遽言歸寧。先言葛葉之生。時鳥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絺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也。待葛既盛。製爲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云害澣害否。猶爲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顧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爲何如哉。歸寧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如此。況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爲美德。然富貴而勤儉。尚未足爲大節。而歸寧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爲天。義不當顧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

以關雎既得淑女卽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馬侯歸田不盡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平公之善承親志也蓋緣先王以此等詩爲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時婦人習爲當然卽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爲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爲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 卷耳

此篇據毛、鄭說以爲求賢審官寘周行爲寘賢人於列位馬瞻隤爲閔使臣之勤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況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爲訓哉官人之說雖本之春秋傳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豈采蘩一詩卽爲舉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爲自我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卽以爲託言而語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

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實彼周行。卽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念道途之險阻。行役之艱難也。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爲順。而於義亦爲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爲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關雎者。男先乎女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爲燕射房中之樂。而不爲二南。如正牆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 樛木　螽斯

序及朱傳皆以樛木爲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螽斯爲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余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云。若樛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相類。或爲羣臣頌禱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上之詩。文王太姒之德固當如是。卽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況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皞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姒而後見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

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 桃夭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豔稱。爲壻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爲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爲婦黨者。多以壻之富盛安樂爲美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祇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爲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卽爲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 兔罝

此篇據春秋傳郤至之言。以公侯干城爲盛世事。公侯腹心爲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爲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詩人美之。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咸搜剔巖穴以充百職事。朝既不聞倖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復以進賢爲事。是以世胄常躡高位。而寒畯苦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逢世。以故詩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罝者。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既足爲干城爲腹心矣。何以爲公侯者猶聽其託跡於中林。寄情於兔罝哉。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卽以爲俗美

賢多亦恐未合詩人之語氣也

兔罝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干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則風俗日偸人材漸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風尚未大變是以畎畝之間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時而無人爲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敝關雎桃夭之化遂變而爲喬木游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芣苢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余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時也朱子以爲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於理爲近然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豈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復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倓代宗時爲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爲帝誦此詞由是代宗得以不廢豈非其詞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則亦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談耶芣苢之詩與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跡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復諷誦之觸於事勢亦有足與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爲之說也

漢廣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饁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置不爲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爲尤甚以是爲端莊靜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爲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尚未敢大潰其防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爲文王之世失之遠矣江去周都千數百里漢亦將及千里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亦誤

汝墳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云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肆皆非婦人之事而慥如調飢不我遐棄之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車鄰之見君子傳以爲君矣菁莪之見君子傳以爲賓客矣何所見此見君子之必爲其夫而非他人者況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寧至關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爲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詩人何必代爲之憂而汝之距豐千有餘里亦無緣謂之孔邇

也。且前兩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貫。古人寧有此文法乎。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卽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卽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故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 麟趾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篇極言仁厚之德。洽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云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此詩措語不多。而贊美之意。溢於言表。略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吁嗟結之。有一唱三嘆之音。在詩中別爲一體。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爲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 讀風偶識卷二

##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爲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爲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穠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爲東遷以後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罝之日。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燬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爲在文王世也。至謂爲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穠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 鵲巢　采蘩　采蘋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已所得私也。太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爲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狥。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疎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

璋以爲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遂以爲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于歸之日。百兩御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鵲有巢而鳩居之。非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招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前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蘋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爲后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蘋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爲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爲女子者。必與夫爲一體。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又按采蘋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采蘋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祭祀之事多矣。爲俎孔碩。爲豆孔庶。何爲斤斤於蘋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蘋蘩之菜。皆可

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沚。非難至之地也。蘋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卽可以其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爲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周南召南何爲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鷄司晨而商以亡。褒姒滅申后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爲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卽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狗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狗己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篡。東漢尤以母后專政爲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疎遠之。若天下爲己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豈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如正牆面也。

## 草蟲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

同牢爲憂已得同牢爲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爲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爲大□□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爲□□但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爲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妻之思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爲思其夫車鄰風雨蒹葭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卽爲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寧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 甘棠

甘棠序以爲美召伯朱傳以爲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則是在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爲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爲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爲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爲康王以前詩也

## 行露　羔羊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强暴之男不能侵淩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

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强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卽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爲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邪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訟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旣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爲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爲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爲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食之下係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爲減朱傳以爲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旣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爲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游暇豫無王事靡盬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爲文王之化也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爲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强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游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

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爲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爲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爲州縣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强淩弱衆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此謂也自以此爲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游養望皆視以爲固然正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 殷其雷

此篇序以爲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卽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 摽梅　野有死麕

摽梅序以爲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野有死麕序以爲天下大亂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況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

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蕩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尙稱爲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傳所言。行露、摽梅、野有死麕三詩。男無不强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爲爲山者言之乎。然猶云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則但言松柏矣。聖人豈果爲松柏賦乎。況詩之爲體。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爲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衞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衞侯。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蓼蕭。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爲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爲何事耳。讀者且宜從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爲文王之化也。

小星　江有汜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悅誠服矣。卽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眞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樛木、螽斯參看。讀樛木、螽斯者。當知爲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爲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爲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遷後詩無疑。鄭漁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但以肅雝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爲平王。而傳猶以爲文王。然則經之未嘗言爲某王。而傳強屬之文王者。豈可勝數哉。且稱爲平王者。謂非平王宜曰。則其稱爲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寧王爲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元王、

武王曲爲之解强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爲文或以爲武泛稱之則可耳若云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元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爲元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爲武王也豈得援以爲比嗟夫後之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眞可爲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尙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爲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然以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卽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爲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爲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不强不知以爲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 騶虞

騶虞毛詩以爲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歐陽永叔以魯韓爲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爲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爲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繁而未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爲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爲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靁何彼穠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

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鄘十二國之詩在前而豳風在後也。

## 通論十三國風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囗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輕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卽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衞文之新政。鳲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麕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卽君子于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爲正。此當爲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尙不如鄭、衞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尙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幷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爲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矣。邶、鄘、衞風三十九篇直指爲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爲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

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謚則稱其名與字如秦仲衞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爲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謚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眞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爲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衞、陳、曹之君之謚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家年表故得以採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爲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爲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爲勦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 邶鄘衞風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戴嬀子也而莊姜以爲己子立以爲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踰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

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爲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妬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公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鍛煉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弒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強以加之。以靳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卽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谷風之棄婦。又常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爲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黙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售也。說經者能傳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爲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勦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爲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爲不刊之論。致古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併柏舟一篇亦疑以爲

莊姜之詩吾不知其爲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燕序云衞莊姜□歸妾也箋云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爲于歸者恐係衞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姜戴嬀事也自莊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姜戴嬀恐不復存史記以爲戴嬀先死而後莊姜以桓公爲己子雖未敢必其然然獻公之出也定姜見於傳其入也敬姒見於傳而記桓公之弒州吁之殺絕無一語及於莊姜戴嬀若無二人然者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姜既以桓公爲己子矣莊姜當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嬀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爲定姜所作或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或以爲定姜送婦作然以詞意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爲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弒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其愛己乃曰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終風爲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

倘以春秋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爲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卽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爲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鄟卒平鄭衞是也今也衞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云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爲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爲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衞有孫氏衞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爲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爲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爲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云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衞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國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衞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衞衞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鄭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鄭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鄭舒爲政之時上距衞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衞衞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衞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爲解豈非所謂北轅將適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士爲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衞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衞乎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衞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爲之說耳後人乃强爲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衞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曲全序說謬矣

新臺序云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伋壽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之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伋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眞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遽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爲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臺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爲者壽死於盜伋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衞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

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伋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然卽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蜡旣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卽序之伋。謂烝於夷姜在爲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亂之人乎。謂烝於夷姜在己爲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尙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卽朔亦不能搆急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爲何書何人之說。蓋緣左傳一書。采摘太廣。但有所得。卽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況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比。固未可盡執爲實也。嗟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況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鄘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爲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爲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髡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揣度而爲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鶉奔爲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尙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母。或衞之羣公子所作。未可知也。蝃蝀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鄭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鄘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衞俗非鄭所能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鄘乃云不可道。言之醜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絕。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絕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羣然怪之。是以絕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爲是而傳而誦之也。吳季札云。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衞之必亡。而又知衞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爲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著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爲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云。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又云。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

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爲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爲譏。況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爲刺。而其文互異。新臺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山以爲刺襄公。則其文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爲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還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丰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刺之者。與新臺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諸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爲美之乎。抑爲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爲美之。非以作此詩爲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溱洧、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爲說以附會之也。

衞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衞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遂亡。而衞歷春秋及戰國、秦又數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讀干旄之篇。而知衞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舉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貢於浚。所以下賢也。即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衞而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

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序以爲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衆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宴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并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云美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卽嬖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卽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嬀之娶後此矣然厲嬀生子孝伯戴嬀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嬀之前何以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爲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言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

欲曲全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歎今之不然也詩自言彼傅自言此寃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尙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懷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爲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羣而已其淸新不過如庾開府其後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說無甯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衞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衞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衞衞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衞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可變易舊說乃復曲爲之解孔氏以爲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爲作於衞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爲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衞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況欲委曲迴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

於衛。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爲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侯。歸宗國而以義自閑之詩。學者以是爲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一篇。鄭氏以爲即春秋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衞西。不得爲此行矣。衞未渡河以前。鄭在衞南。四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爲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衞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牽合以附會之哉。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爲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爲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眞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妝束尙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爲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適爲容也。故誦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爲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爲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以介意。一則爲婦人者知膏沐本爲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妝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爲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爲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此淇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爲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爲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己何涉。婦人如此之無恥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爲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但以爲永好。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衞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衞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衞。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衞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爲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爲父治葬具。買甲楯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鍛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鍛煉之獄。獄之鍛煉。含冤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鍛煉。後人何爲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鍛煉爲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嗟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蕩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即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鄘衞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柏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衞二國風。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衞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卷

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衞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無渡河以前之詩明信考衞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强卒不能合也惟鄘風春秋時詩爲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爲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軼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爲次序故不能併爲一讀者但當卽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强爲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鄘衞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衞今觀邶衞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鄘風有之似鄘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

# 讀風偶識卷三

## 王風

黍離一篇.韓詩以爲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爲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爲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故過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爲近理.然玩心憂何求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說.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以起興.兼葭杖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斷以爲詩人之旨在是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園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常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値國家將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宮已爲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幾甸已盡沒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爲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爲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者.平王未嘗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說毛詩者謂王

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爲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爲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爲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札何以謂爲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爲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爲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爲其細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爲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葛生。豈得以是爲疑也哉。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成澤還師。楚子入居于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荊楚漸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許何爲者。曰爲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況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乎。蓋甫卽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汲率諸侯以伐之。晉霸既衰。許折而入于楚。始以爭鄭爲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

王之戍申爲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爲私其舅乎謂平王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朱子詩集傳云申侯與弒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與弒幽王其事本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旁見於晉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在其可信爲實也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與妲己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黿黎也而化龜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妲己比者乎以此爲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爲傷王室之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荊楚日強漸有蠶食中原窺伺畿甸之勢故戍三國以遏其鋒以爲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爲忘讎報施則更冤矣觀其後數十年楚人卒縣申呂通道中原陳、許、宋、鄭、咸被其害賴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虎牢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爲平王罪也說並詳豐鎬考信錄中

中谷有蓷序云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歲室家相棄爾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集傳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說而不訓以爲桓王代鄭之事於葛藟篇則絕不用序說而但以爲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詩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遷室家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以得其旨矣若以爲在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仳離遷徙之餘豈得反謂之爲無爲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遂謂之爲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徙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衆感既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邠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歸平王不能撫卹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云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復振也仳離猶云流離終遠兄弟非遷徙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爲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族無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饑歲時也至以桓王伐鄭之事附會之尤失之遠矣

舊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

復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豳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詞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衞而列雅閟宮泮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既有雅頌寧天子之畿而獨無風乎但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尙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爲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衞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 鄭風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英主非賢莫助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嘗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適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養賢也孟子所謂庸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爲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況齊晉之强魯衞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尙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爲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

曲爲解。謂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云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而爲卿士。非由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別授以館。況適館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詞。而人君爵尊祿厚。亦非民之所當爲之改衣授餐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說。殊不可解。嗟夫。自衞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篇遂變而爲章句之學。與政毫不相涉矣。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鄭箋云。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爲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爲刺莊公。至以里爲親戚。以杞爲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既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爲託之里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少自顧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爲勉强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爲淫奔之詩。則猶未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猶謂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彼之怒亦不以相强者。故託爲此言以拒絕之。既不干失我之正。與唐張籍卻李師古聘而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仲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云者。猶所謂君知妾有夫。還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曾。曾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曾侯乃許歸衞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

合。無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爲淫奔。以爲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泯然不復可識矣。

有友人謂余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余有憾焉。凡序所稱爲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爲共叔。否則必以序說爲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卽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尙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共叔也。（答友人語止此。）共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卿士大夫以爲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共叔者。豈但與里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共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爲己邑。其目中豈復有莊公者。而詩曰檀裼暴虎。獻於公所。彼共叔者。豈尙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爲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撫卹其衆。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云鄭人愛之。段不能結京人之心。而況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强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逐文而求其義。未見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則其非共叔明矣。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卽以爲共叔。稱仲卽以爲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卽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

他人卽不得復字仲乎。宋陳振孫云。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匜卽以爲偪姞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册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廼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爲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恆所殺者闕我也。而司馬氏以爲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餌金石藥者。衞退之也。而孔氏以爲韓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傳有嚴洞賓者。嘗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遂以爲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洛滎間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爲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鄰郡。聞者遂以爲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恣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誤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于田、但舉其字而姓氏皆無之。何所見其當爲祭與共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里。其舛誤已如是。況作序者謂衞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嗟夫。此眞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鷄鳴一篇。序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箋以爲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余按夫婦果賢。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

如葛覃之刈濩。七月之于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蟋蟀之無已大康。小宛之無忝所生矣。今也鷄鳴而起。所爲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然則鷄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爲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御婦人者哉。蓋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即夫婦居室。不爲冶蕩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不振。以此爲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爲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鷄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若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制。而王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己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己無瓜葛者。雖嘗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己必與焉。夫之貧困。己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言所能盡。若漢竇太后奉老黜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爲賢。然

恐後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見者矣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詩序辨說云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又則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之辨可謂明盡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爲非是余按詩詞一則曰有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曲爲之解以同車爲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爲同車其汚衊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抑有色者卽爲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爲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尙未知爲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鄭之人遂能決其爲賢女乎然則此詩卽非淫奔之詩亦斷斷非刺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贊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稱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札謂之其細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强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尙鍛鍊故因詩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

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爲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眞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淫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力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刪乎晉董叔欲爲繫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訪諸庭槐爲叔向所譏笑若刪淫詩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學董叔也尙可以爲訓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爲刺鄭昭公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鴇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皆謂爲淫奔之詩而深闢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爲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反以朱子之詩爲非是余按謂淫詩不當存似也然所當刪者豈獨淫詩哉昭公爲君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己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爲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爲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爲昭公罪也如果鄭人妄加毀刺至目君爲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爲甚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刪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爲莊公射王四母納宋魯之賂而與其弒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爲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傅瑕以入而卒殺傅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譏之爲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爲

醇謹。雖無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宜鄭人愛之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爲淫奔與否。雖未可知。然決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嘗刪詩。說詳見後條下。

詩序之謬。鄭風爲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爲刺時事者。卽有以男女之事爲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爲刺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鷄鳴、東門外、概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爲詩皆孔子所刪。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卽揚之水、東門之墠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淫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媟洽之詞。豈得復別爲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而但橫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采序陳際泰文云。知爲大士文者。雖不佳亦佳。不知爲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結舌不復語。世儒聞爲孔子所刪而遂謂其無淫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爲淫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爲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間。有

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冉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鄰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簿兮。子蟜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殊少。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爲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裘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兩叔于田及女曰鷄鳴。其言之津津者。止弋□一事。至遵路、同車之屬。淫靡冶蕩。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故季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卽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朴爲貴。懲淫蕩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衞、齊、唐、魏之風。幾無所別。季札何緣目之爲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先亡乎。吾嘗取傳所載季札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札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歎也夫。

## 齊風

鷄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聖人。猶以勤爲要務。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以一身撫有一國。爲地廣矣。爲人衆矣。所

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達故惟勤爲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居簡出大臣有權則爲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爲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酖毒尤多因於好內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眞而遂亡同光親翦朱梁寵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大夫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成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爲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無正委曲以爲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爲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爲實然亦可歎矣

齊風何以首鷄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强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爲鷄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二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猶存立國之紀綱未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即可以經理整飭而得志於諸侯也故此二詩

者。皆當在春秋以前。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肅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敗其國者。賴有此也。

還序云刺忽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云云。著序云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後之說詩者。因此遂謂作此詩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還云揖我謂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東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歸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爲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汚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則其序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而此三詩。但云哀公好田獵。云時不親迎。云男女淫奔。並無一言及於刺者。與南山之序迥不類。疑作序者之意。但以錄此詩爲刺之。非以作此詩爲刺之。不必附會而爲之說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朋友亦可。施之男女私會亦可。未見其必爲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于旌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見其必爲淫奔者。竊謂遇此等詩。但當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說已詳見前邶、鄘、衞風中。

## 魏風　七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爲刺其君之儉嗇。朱傳采序刺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揥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甯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褊、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衆。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託興之常。如采苓采蘩采杞之

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甯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儉亦何負於人而乃以爲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汙尊杯飲楚之先世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爲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始不可以枚舉胡爲乎魏之人獨以儉爲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啟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鄘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飾之美而末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言者也履霜采莫不過借以起興執此爲儉之證誤矣

園桃乃憂時非刺時陟岵以爲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二篇中皆未見此意園桃所憂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肅羽召南之殷其靁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爲國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田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爲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爲多以唐魏之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爲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爲刺儉其誣古人亦已甚矣○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舉里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

伐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遯於

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歎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爲刺其君之重斂。朱子以爲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似專指有司者。蓋由有司不肖。惟務朘剝小民以自逸樂。而不復理民事。以致豪强輿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其害尤小。因於衆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鉅。惟有司不以素餐爲恥。訟焉而不爲逮。逮焉而不爲理。則姦民益肆。里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卽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況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爲憂也。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況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卿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爲美。而貴遊子弟倣而效之。則不復以量德程才爲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沈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卽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識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盡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且剝民以奉己。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晉師一至。不復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實爲務故衞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尚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提如玉如英爲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卽以桃園一詩繼之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爲刺儉之說所誤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尙多推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爲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爲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爲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爲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爲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爲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分其來固已久矣

季札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爲楚靈所滅楚平復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褊克持權強凌弱衆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頹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凌藉事也

黃鳥啄我粟矣然所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復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適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郟鄏之遷而魏遂爲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凌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鼎祚不安故其害速學者比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覩矣

二南以外幽風尚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衞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强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爲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謨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羽之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己思親而但言親思己慈孝之情尤爲篤摯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難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託興尤遠爲美爲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誦之使人塵鄙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憂時感事語頗沈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迥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爲耳然晉自併魏以後國勢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爲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爲戰國諸君第一善乎吳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諒哉其知音也千載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爲二也

唐風

唐風何爲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鷄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鷄鳴尤美。序乃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爲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尙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筆。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當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爲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當過而備之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計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危。死於安樂。所以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悽惕、瞻顧也。蹶蹶、踖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忘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卽高宗不敢荒甯。文王小心翼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猶失其旨。況反以爲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枘鑿。而與季札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爲可信。無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

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侈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居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頹薄。不耐處約。亦復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蕩頓生。乾隆四十三年。余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

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尚侈。婚葬之費。常至鉅萬。城中演劇。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盈耳。每歲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礮。沿途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況於思外。又況於思憂乎。然強者皆取人財以自奉。黠者百計謀人之財。而愚弱者一遇荒歲。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間。嗚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餓。然勇威怯智欺愚。橫暴鄉里。人皆習以爲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衆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笑娼。吾類爲政者。善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無愧於學詩也。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淫。兼葭、言好賢也。然讀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淫靡是尚。則此詩不必作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鐘鼓。使在今日。即爲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淫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爲淫巧。狎妓呼盧。鬧燈演劇。烟火雜戲。闐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銀狐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屬。奪目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爲曳婁馳驅者。且淡漠而無味。然則古所云逸樂者。即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況於不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

也。序乃以爲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及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憂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頵之棄珠玉爲比。曲爲之解頵但責呂祿之棄軍。未嘗勸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爲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杕杜序以爲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朱子詩序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余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強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公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爭奪。而自獻公以後。則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譖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適他國。其見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爲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併。而韓趙魏共分晉國。詩言若蓍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爲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爲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即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復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爲家爲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札以爲思深而憂之遠也。五霸桓公爲盛。齊桓在位數

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嘗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尚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爲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預知有汾隰之獲者鴇羽杜杜之葉濟亦似預知有屯留之遷者乃至采苓之刺聽讒爲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青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卽鴇羽之思親杕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衞之靡弱不可同語卽泱泱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下莫強也故讀豳風知周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強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 讀風偶識卷四

## 秦風

吾讀詩至秦風車鄰之篇而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趙高之禍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齊晉爲强而戰國則秦爲盛然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而秦風之第一篇第一章獨斤斤以寺人爲言且寺人亦有見於詩者矣寺人孟子卷伯有之矣然特憂讒詩耳時維婦寺瞻卬戒之矣然特因哲婦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鄭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權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不過往來將命初無預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將命耳寺人亦有何權寺人之權卽君子之權也故人既見君子則權在君子未見君子則權在寺人秦之權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見始皇則始皇之權卽在趙高始皇崩權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見二世則二世之權亦卽在趙高彼夫扶蘇蒙恬蒙毅李斯之屬駢首而就戮者豈有他哉不過未見君子而已藉使扶蘇蒙恬得見始皇始皇必不殺之卽毅與斯得見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見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鄭之緇衣孜孜焉適賢人之館齊之鷄鳴汲汲焉聽羣臣之朝無他皆恐人之不得見君子耳陳蕃竇武楊漣熊延弼之屬位居台輔功在國家而一旦不獲其死無他亦不過不得見君子耳故孔子曰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此治亂興亡之大要不知說詩者何以皆無一言及於此而但以爲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車馬也無怪乎誦詩者多

商援之以政而不達者亦正不少也。

詩之言未見君子者多矣。汝墳曰怒如調飢。草蟲曰憂心忡忡。皆據未見時之思慕言之。惟未見時有相慕之忱。故既見時有相逢之樂。而此篇獨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見時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見時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並坐鼓簧。其情親矣。其分尊矣。而未見君子。則不能不借助於寺人。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及時行樂。猶恐耋不能待。而其忘也忽焉。亦非但此詩然也。權輿之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何以始重之而終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倖之言以至此乎。晨風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似初嘗有功於國。而後爲人所間。不得見於君者。故序以爲棄其賢臣。朱子雖疑晨風爲婦人念夫之詞。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屨豪之歌。不見爲經傳。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語詳朱子詩傳。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賢人未有不爲其所譖者。縞詩者以車鄰始。以權輿終。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觀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監以見。呂不韋懼禍。則薦嫪毐以爲內援。似秦立國以來。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舊。先王遺澤猶存。固當有遠慮之君子。或者詩人見微知著。故作此詩以風之。未可知也。縱作詩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讀此詩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讀秦本紀李斯列傳而後知其敝也。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習嬖倖。苟得將出納之命。皆能變是非而快恩讎。唐長孫無忌以元舅秉政。受託孤之任。而一日不得見高宗。則生死之命懸於許敬宗之手。五代歐陽彬求見楚王馬殷。

知客樊某索賄不遂竟不得見。殷卒奔蜀爲節度使。故彬詩云。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卽府縣長吏苟使人將出納之命。皆能隔聰明而作威福。昔者府縣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環立案前以聽命。訟者投文者咸執牌由門而進。面爲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則取而印之。以故權不下移。合寃者少。寅賓館在大堂之側。士大夫來則見之。踰日則往答之。非徒示謙而已。亦欲諮諏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時改辦事於宅門以內。文呈批稿。悉由宅門出入。而爲守令者又多耽於逸樂。妄自尊重。往往懶於升堂。訟者待至數月。或至經年而不得見。至士大夫來者。尤不樂與酬對。卽其人爵位匹敵。可與並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艱於一見。由是權盡歸於門丁吏胥。喜則福之。怒則禍之。一縣中莫敢誰何者。役之煩也。獄之寃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豈必寺人然後能爲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國風。人讀之。皆詩也。余讀之。皆政也。雖然。此難爲世之專事舉業者言之也。

吾讀秦風而知秦之必幷天下也。吾讀秦風而知秦幷天下之後之必不復見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時。皆以德服民。以禮治民。東周以後。王者不作。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勝。則惟以力爭之。而兵凶戰危。人情多憚而不肯前。獨秦俗樂於戰鬬。視若日用尋常之事。小戎、婦人詩也。而矜言其甲兵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則男子可知矣。無衣、平日詩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陣也而衽席視之。鋒鏑也而寢寤依之。則臨敵可知矣。其風俗之勁悍如是。天下誰復能當其鋒者。湯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

家擅政以來。卽桓文亦不能再覩。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勢也。雖然。既以力爭之。則亦必以力守之。漢高帝所以威加海內。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務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險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齊以禮者。至此都無所用。雖欲復爲三代。烏可得哉。無怪乎兼葭之伊人之隱而不出也。朱傳之論無衣。深得其旨。惟謂小戎爲以義與師。尙有未盡。篇中但稱車甲之盛。固未嘗有一言之及於義也。至序反以無衣爲刺用兵。失之遠矣。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幽、秦、魏、唐、陳爲次。而今乃列於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齊、晉迭興。晉霸旣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編詩者預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白駒、好賢詩也。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兼葭、亦好賢詩也。然但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縶維也。不望其逍遙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駒之時。周道旣衰。禮尙在。特其君不能用賢。其臣不能舉賢。故詩人猶冀其人之出仕。其國之中興焉。迨至平王東徙。地沒於戎。秦雖得而有之。而所聽信者寺人。所經營者甲兵征戰。而不復以崇禮樂敦教化爲務。人材風俗。於是大變。然以地爲周之舊也。故猶有守道之君子。能服習先王之教者。見其政變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韜晦。入山惟恐不深。詩人雖知其賢。而亦知其不適於當世之用。是以反覆歎美而不勝其惋惜之情。吾故讀兼葭而知三代之將變爲秦、漢也。序以此詩爲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禮。說者因以伊人爲喻周禮。朱子以其說爲鑿。夫强指伊人以爲周禮。其說誠鑿。然以伊人之

不出爲因周禮之不用則朱傳與序說未嘗不互相發明也特說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詩在小戎之後黃鳥之前知秦人惟務强兵而不復以愛惜人材爲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將有繼子車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見幾之哲宜詩人之反覆而歎美之也

陳風

齊風首以鷄鳴唐風首以蟋蟀陳風何爲首以宛邱東門之枌也君子是以知陳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勞而不宜逸宜檢而不宜縱奢蕩之心勝則本務必荒於是乎孝弟勤儉之風微奢蕩之俗成則財用必匱於是乎爭奪欺詐之事衆故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以賢君大夫修其政事務防閑其民使不得縱恣今陳風首二篇卽以奢蕩爲事則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還之言夸矣然不過好田獵耳山有樞言及時行樂矣然不過酒食衣服以自適耳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陳最不振幸而齊桓一霸得以少安齊桓旣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爲楚莊所滅幸而復封而楚靈復滅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滅之豈非風俗之敝故哉詩人蓋預知其如是故賦其事而深譏之而衡門之高士亦遂樂飢而不出也

衡門序以爲誘僖公朱子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今按衡門貧士之居樂饑貧士之事食魚取妻亦與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說是也細玩其詞似此人亦非無心仕進者但陳之士大夫方以逢迎

侈泰相尙。不以國事民艱爲意。自度不能隨時俯仰。以故幡然改圖。甘於岑寂。謂廊廟可居。固也。卽衡門亦未嘗不可居。飭鯉可食。固也。卽蔬菜亦未嘗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卽荊布亦未嘗不可取。語雖淺近。味實深長。意在言表。最耐人思。蓋賢人之仕。原欲報國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已無樂於富貴。況使之娟權要以干進。被賢人者。肯爲宮室飮食妻妾之奉而爲之乎。恬吟密詠。可以息躁甯神。朱傳得其旨矣。

東門之池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賢女配之。今按漚麻漚苧。絕不見有淫昏之意。卽使君果淫昏。亦當思得賢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禮不再娶。恐亦不容別求良配也。朱子以爲男女會遇之詞。較爲近理。然亦無由見其必然。細玩此詩。絕無狎褻之語。而有隨遇而安之意。恐亦賢人安貧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絕游。則惟有悅親戚親戚猶言骨肉至親。之情話耳。老萊子攜妻賃薪。梁伯鸞夫婦偕隱。何嘗非賢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語。遂定以爲淫詩也。

東門之揚以下六篇。序以爲刺詩者五篇。今玩其詞。惟墓門株齊爲刺詩耳。株林一篇。絕無一語直斥之者。但云胡爲乎至株林。以從夏南故也。然則非適株林也。特從夏南耳。一問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則其惟務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顯然可見。其言語之妙。與鄘風牆茨篇略同。但用筆各異耳。至以墓門爲刺陳佗。則絕不類陳佗不聞他惡。但爭國耳。而篇中絕無一語針對陳佗者。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既失其傳。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若此果爲刺佗。則語皆索然無

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讀株林而知慕門之必非刺佗也。蓋陳靈之事。見於春秋傳。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幷知其立言之妙。慕門所刺之人。不見於傳。故無從知其妙。然則三百篇中。言語之妙者。不知凡幾。特其事不見於傳。無可考耳。吾願說詩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爲知也。

陳風凡十篇。首二篇卽言歌舞。其餘八篇。言男女約會思慕者四篇。刺淫亂及無良者二篇。獨衡門、東門二篇爲佳詩耳。然皆賢者高蹈不仕之作。則其風俗政事。從可知矣。吳季札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可謂知樂也已。吾故讀陳風而知陳之必亡也。然吾讀株林而又知陳之未遽亡也。何者。靈公雖無人理。然大夫諫之。詩人刺之。是其直道猶存。公論未泯。知其民心尙有一線之未盡。不然。荒淫者聽之而已。人亦不復醜之。卽醜之亦不爲詩以刺之。卽刺之亦無人爲傳之矣。是以楚莊滅陳而復封之。楚靈滅陳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信乎詩之可以觀也。近世說者動謂詩不當存淫詩。不知政事得失。風俗盛衰。皆於詩中驗之。豈容刪而不存。若如所言。詩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國祚之短長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風補說

七月非周公作。鴟鴞非東征時作。東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勞歸士而歸士答勞之詩。皆已詳於豐鎬考信錄中矣。然七月一詩。義蘊精深。尙未及詳申其說。故復補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時。最愛七月一詩。近因眼疾艱於翻閱。往往背誦風詩以自遣。吟諷既久。始覺少年所得尙淺。卽先儒之說。亦尙有未備未安者。暇日乃爲之解。於所未備者補之。所未安者易之。兩說互異者折衷之。疑則缺之。已詳者則不復贅。時嘉慶庚午夏六月也。

七月一詩。舊說謂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終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終食之意。余按采蘩獻豜。與衣無涉也。于茅鑿冰。與食無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爲前四章反無一言稱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細玩此篇文義。首章與第七章相爲首尾。首章言農事之始。七章著農事之終。而資生之計。以衣食居三者爲要。無以卒歲。豈復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誤播穀之事。是以首章農事未舉。先言授衣。七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則皆叙田家雜事。先之以蠶桑者。豳地多寒。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養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墐戶次之。而第六章則又雜事中之尤瑣細者。初未嘗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爲農夫所藝。則次之於黍稷之後。蠶爲女工所成。則列之於雜事之中。至第八章。則又於衣

食居三者之外補其未備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屬之衣食也。說並詳各章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章述稼穡之始。于耜舉趾。稼穡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關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寒。無以卒歲。來年誰爲之于耜舉趾者。楊忠愍公繼盛之詩所謂農底餓夫寒欲死。來年縱稔濟誰飢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兩月前預圖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爲後慮。豐則不爲荒備。健則不爲疾備。熱則不爲寒備。七月火雖西流。殘暑猶存。距寒尚遠。乃見星流。即知寒之將至。先事而籌。則無倉卒之患。諺所謂天河掉角方音讀平聲防備蓋窩者也。故以流火冠之。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傳云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余幼讀此詩。亦尋常視之。其後身至豳七。即今陝西邠州。唐時改豳爲邠。仲冬之月。朔風勁甚。逮季冬時。小立庭中。微風不起。而肌膚若裂。其寒眞有如觱之發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詩人體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產也。耜、耕器。即今之鋤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婦子者。帛肉專以奉老。勞苦則卑幼皆當任之也。田畯至喜者。上下一體。愛民深。故課耕勤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五章皆叙田家雜事。復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蠶桑之事故也。雜事首以蠶桑者。一則王政以養老爲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牆下樹桑五十衣帛爲始。一則承上章四之日舉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陽晴暖也。有鳴倉庚。月令所謂仲春之月倉庚鳴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徑也。孟子所謂樹牆下以桑者。非環牆皆桑也。民居必相櫛比。左右皆鄰也。蓋於牆外田內樹之。是以必□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間蠶尚稚。鄭箋所謂蠶始生宜稚桑是也。□蘩、毛傳以爲白蒿。所以生蠶。按召南詩以采蘩爲公侯之事。春秋傳稱蘋蘩蕰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則蘩乃蔬屬。可爲饌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蠶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傳以爲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則詩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爲倒置。況用蘩爲時不久。爲數無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則詩特因言二月間事。故連類而及之。不必果以飼蠶故也。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與豳公子同出同歸。女遵微行。何由得與公子同歸。鄭氏不從是也。然謂感陽氣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傳以爲許嫁之女。以將遠其父母爲悲者得之。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然男多樂婚而女多不樂嫁。何者。男子娶妻。與之共事父母。女子適人。則不得事己之父母。少有人心者。自應爾爾。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傷悲固人情也。如鄭氏之言。傷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爲。甯先周之美俗而有是哉。

女而嫁公子。則爲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貴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爲風俗之美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蠶桑之事。遂言季春蠶桑之事。因終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蠶月卽夏正之三月。不稱三月者。豳俗重蠶。故呼此月爲蠶月。猶今人之呼十二月爲獵月也。

條桑、芟桑條也。凡樹至春。則芟其條。使續生者得遂其長。故擇其桑條之遠揚者芟而落之。以取其葉。而枝小附幹者。則但采其葉。蓋蠶至三月。壯而食多。是以廣取桑葉以飼之也。載績、績絲以爲帛也。舊說以爲績麻。按上方言治絲之事。何得不言績絲而言績麻。使絲事有首而無尾乎。蓋承上文言績絲。而麻之績亦包括其中耳。觀下文言爲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則此績之爲績絲明甚。　周人尙赤。故曰我朱孔陽。遷岐以前。周已尙赤。然則騶衍稱周以火德王。劉歆稱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赤者。其安不待言矣。裳、猶衣也。變文以協韻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爲公子裳。尊君親上之義。舉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因上兩章言蠶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獵也。　秀葽、草蕃也。鳴蜩、蟲壯也。草蕃

蟲壯。皆非田獵之時。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脫。然後田獵。取物之中。亦有愛物之仁存焉。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見意也。爲公子裳猶言爲公子裳。舉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于貉、私獵也。其□大獵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兵凶戰危。非可嘗試者。故借田獵以習之。私豵獻豜。亦尊君親上之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因上章言製裘以禦寒。遂言入室以禦寒之事也。

斯螽、莎鷄、蟋蟀。朱傳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是也。舊說以爲三物。後世謂之促織。或謂之絡緯。亦謂之蚣。皆是物也。　敢向本以清暑。故寒則塞之。戶歷三時。不無剝落。故墐之云。嗟我父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則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章雜敘農桑餘事。蔬酒器物之屬。皆田家瑣細之務也。　鬱、薁、未詳何物。菽今謂之豆。後文十月納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亨菽者。蓋豆種類最多。豇豆有入飯入蔬二種。扁豆亦以入蔬。皆陸續摘食

之白豆將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邠土宜棗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種之今邠州惟一川產稻竊意古者亦當如是蓋緣所產無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釀酒是以後文納禾稼不言稻而此文爲春酒獨言稻也　稻有黏不黏二種不黏者可食黏者可爲酒所謂糯米者也故箋傳皆謂稻以釀酒竊疑棗亦用以釀酒者今山東有棗酒關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棗入稻而釀之春酒二句雙承上兩句未可知也　壺瓠也苴麻屬叔義未詳蓋治麻也傳謂苴爲麻子與壺皆以充食按昔人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稱魏王貽我五石之瓠論語亦稱瓠瓜繫而不食則似古人於壺但以備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蓋亦治麻以爲布耳所以瓜獨言食而壺但言斷苴但言叔也　荼未詳何物或云卽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讀荼音與茶正同說爲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　樗今俗謂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爲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洩地氣亦勞人力平地多薪枯蘗爨則煙濃遇歲歉則不給於用古人豈無秸蘗且邠山亦產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預樹樗於數年前也云食我農夫者別於上文春酒介壽之養老者而爲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與上章意同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終首章稼穡之事也首章于耜舉趾開農事之始此章築場納稼表農事之成首尾呼應詩人之章

法也。前言八月其穫。此何以言十月納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齊。此舉其終而統言之故也。何以繼之以乘屋也。猶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類稷而穗散有二種。黏者可爲酒。詩所謂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者也。不黏者可爲飯。河以北呼爲穄。今邠人謂之糜。詩所謂其饟伊黍。論語所謂殺鷄爲黍者也。朱子黍離傳云。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按此乃今蜀黍。種自蜀來。而黏者可爲酒。故名蜀黍。俗呼爲高粱。非黍也。黍中原徧地有之。朱子生長閩中。閩、浙多稻麥。無黍。僅有蜀黍。故誤以爲黍耳。

稷漢以後謂之粟。今北方農夫皆呼爲穀。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爲粟。而黍則必稱黍以別之。久之而稷之名雖掩。朱子黍離傳云。稷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說文云。穄、糜也。又云。糜、穄也。穄乃黍之別種。故糜從黍。今邠人亦呼黍爲黏糜。何者。其類同也。說文云。莠草似稷而無實。今俗所謂穀。正與莠相似。非農夫往往不能辨。而穄與莠毫不相類。則穄之非稷明矣。但山東河南之人多讀入爲去。因有誤以稷爲穄者。閩、浙舊無此種。故無從辨其是非耳。云穄、非也。云粟、是也。詳見陸稼書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穄辨中。　重與穋。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復言重穋者。雨陽無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預卜。故多其種以冀其有一當也。禾、黍稷之通稱。凡穀之穗側垂者皆爲禾。故禾從木而側其首。篆文作禾。麻所以績爲布而成衣也。詳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貴者老者之衣。幼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復言菽者。前舉其一二種。此則兼諸種而統言之也。麥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農事既畢。通計一年之所入也。　宮功。朱傳云。邑居之宅也。或曰

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義皆當有之。觀於爲公子裳爲公子裘。則上下一體。義固無所別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綯者。冬晝短而夜長。故以夜補晝也。其始播百穀。朱傳得之。鄭箋以爲祈穀。非也。蓋謂明春又將于耜舉趾。其文正與首章相呼應也。首章農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農功甫畢。卽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敘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復遙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農桑事畢之後。何以復終之以此章也。此古聖人所以變理陰陽而使無水旱之災者也。何者。務農養蠶。人力盡矣。田疇可闢。百穀可成矣。然使雨暘不時。五穀不登。農夫將奈之何。故復繼之以此章也。蓋雨暘不時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氣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達。鑿冰四語。所以通天地之氣也。肅霜七語。所以達上下之情也。雨也者、雲所化也。雲也者、地氣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鑿之所不及。此雲所由升也。隆冬冰堅寒氣凝結。則春分以後地氣不得上升而爲雲。邠山多而地寒。層巒疊嶂之中。必有積冰之處。故必鑿冰以疏其氣也。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堅之候也。納凌陰於三之日者何。恐過此而冰泮也。獻羔祭韭以啟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陽氣日盛。恐陽氣之爍陰。故漸啟其冰以宣陰氣。此所以陰不伏陽。不愆而地氣常升也。然亦有密雲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熯氣之爍之也。熯氣何以爍也。里巷之間。强凌弱衆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則怨且憤。怨憤之

氣盛則雲雖升而不能成雨是以東海孝婦冤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鄭俠言罷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陰陽之氣者必務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而躋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暘不時由於訟獄不平以平訟獄可矣羊酒而躋堂何取焉曰訟獄之平既事之後則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訟獄也古者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如今一縣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縣令長高自位置不屑輕與士民相見民誰敢以朋酒羔羊躋其堂者羊酒之躋公堂民之親其君也實由君之親其民也　此其上下之間無異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與聚之民有所惡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凌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衆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凌弱無他知其耳目周而痾癢切也兵法所謂上兵伐謀者此也　上下交而陰陽和雨暘時而禾麥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詩所以必終之以此章也

七月一詩凡事皆爲未然之慮不待於臨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見火已流知衣之將授也四之日舉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計田將耕知耜之當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見其穫隕蘀而已預戒之塞向墐戶爲改歲計也當動股振羽而已遞數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語皆非泛言誠爲先事之慮故也蓋天下之事未事而圖之則有功臨時而計之則無及計然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者也是以樂則慮憂常則慮變豐則慮荒故有終歲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則不然田穀豐登則佚樂頓起衣食恣爲好美風俗務尙

繁華若豐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離於道路卽劫掠於閭閻亦復何濟於事甚矣古人風俗之美也

七月一詩資用盡取之於國中不待於外求也五穀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獵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過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無非國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厲鍛之屬須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鑿之天無求於人無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無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淵而固無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貪是以無爭夫惟無爭是以宗族和諧鄉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時至鄉中見其俗尙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則市綿而紡績以爲布罕有靡麗之飾魚肉之奉而應酬亦殊少卽有之亦多以餅餌爲饋遺以故人不蓄錢亦不貪錢壯年以後鄉民漸尙紛奢需用日增非錢莫能買也由是人多貪錢智者欺愚强者淩弱而風俗遂日敝吾故讀邠風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趨事赴功初無安逸暇豫之一時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蠶績於內未舉趾而已先于耜甫納稼而卽執宮功雖農隙之時而亦有剝棗斷壺采荼薪樗取狐狸繢武功之事乃至冰堅水涸一切之事皆畢而猶使之冒寒鑿冰勿乃過於勞乎曰此先王之所以爲憂深而慮遠也大凡人心不能無所用不用於此則用於彼不用於正則用於邪日有所用而無休息則心專於所營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無分外之思一日無所事事則其心遂放而悖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

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燈船、雜戲之屬盛行於時。而民之心遂蕩蕩則不復思義。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鄰里亦不思任卹。且其用財既奢則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則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強凌弱。相爭奪而不止。訟獄自是繁。而風俗自是壞矣。是以楚莊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魯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吾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讀蟋蟀而知晉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學優而仕者之罕知此義也。

## 東山詩解

東山一詩。敘室家離合之情。沈摯眞切。最足感人。而絕無怨尤之意。尤足以見盛世風俗之美。余曩在京師時。滇南□□和以其所作東山詩解貽余。余曾書其文後數十餘言。載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諷此詩。猶覺所論未盡。不能自已。復著此解。附載之於七月諸章之後。

衞宏毛詩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余按首章自敘途中情形。次章代寫家中景象。皆未歸時事。謂之爲完與思。尙屬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別乍逢之喜。故曰婦嘆于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爲誤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婦聚首之樂。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兩句醒出主意。詞意甚明。今乃以爲樂男女之及時。是反以襯筆爲正筆。失詩人之指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二句無韻。我來自東。韻零雨其濛。叶東。我東曰歸。韻我心西悲。叶歸。製彼裳衣。叶歸。勿士行枚。叶歸。蜎蜎者蠋。韻烝在桑野。韻敦彼獨宿。叶蜀。亦在車下。叶野。

首章先寫未歸之時途中情形。以爲下文作勢。西字直照下婦嘆于室句。獨宿車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舊如之何句。不寫未歸時之苦。不見既歸後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之實。韻亦施于宇。韻伊威在室。叶實。蠨蛸在戶。叶宇。町畽鹿場。韻熠燿宵行。叶場。不可畏。韻讀平聲也。伊可懷。叶畏也。

次章極寫家中蕭條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內。首章所謂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蕭條如此。何以爲情。不如是不見歸後之樂也。前兩章純用反跌。文勢極佳。以伊可懷結之。神氣直注末章其舊如之何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韻婦嘆于室。叶垤瀷掃穹窒。韻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韻烝在栗薪。韻自我不見。不入韻除首二句外。篇中單句。惟此二字不入韻。于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寫夫婦相逢之樂。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然使乍別即歸。亦屬常事。無足異者。故復借瓜點出三年二字。以見久別重逢之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韻熠燿其羽。韻之子于歸。叶飛皇駁其馬。叶羽親結其縭。韻讀若羅九十其儀。叶縭讀若俄其新孔嘉。叶縭讀若歌其舊如之何。叶縭

此當寫夫婦重逢之樂矣。然此樂最難寫。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縭也而親結之。儀也而九十之。凡其極力寫新婚之美者。皆非爲新婚言之也。正以極力形容舊人重逢之可樂耳。新者猶且如此。況於其舊者乎。一句點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眞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側擊之詞。最耐學者思索玩味。工於爲文者也。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篇益信詩之有資於言者大也。

我征聿至于今三年兩句。乃一篇之關目。篇首慆慆不歸一語。次章果贏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內。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筆。即補筆也。至第三章始借見瓜點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語之妙可想。

按此詩詞意明甚。不知向來何以解爲大夫美周公與周公勞歸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詩者決之。

## 通論讀詩

詩之旨趣。前卷言之詳矣。近覺其義有未盡者。復附論之於此。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以寫性情。書以道政事。詩之有資於言。可以專對。固也。若政事則莫如書。而聖人反責之誦詩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蓋其故有三焉。一則春秋之世。卿大夫誦詩者多。觀傳所記賦詩引詩之事。不可枚舉。故聖人就所素習者言之。二則尚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非尋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賢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聖人亦不以過望於當時也。三則政以治民正俗爲要。尚書所言。乃朝廷興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憂喜。風俗之美惡。則詩實備之。故讀七月而知周之所以興。讀大東而知周之所以衰。讀齊、唐之風而知其立國之強。讀陳、鄭之風而知其享國之促。車攻、夜如何。其非不朝會。仍其舊也。然誦白駒、黃鳥而知周之必微。載馳、定之方中。非不國家。失其故也。然誦淇澳、千旄而知衞之必久。詩之有益於政大矣。無怪乎季札觀於周樂而興亡得失。遂如指諸掌也。余嘗觀前代諸史書。亦自以爲識其治亂之由。其後泛觀前人詩集文集。與野史之所載。士大夫之風氣。民間之好尚。官府閭閻之利弊。所以興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見。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淺。而史之未足以盡政也。聖人於誦詩者而望其達於政。其亦猶此意乎。惜乎世之誦詩者。皆爲詩序所誤。強以事附會之。失詩人之本意。遂至與政不相涉也。

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

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供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強姦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爲理者有之豪強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強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爲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爲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爲當然不以爲異也非適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埸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避而遷於洛折而入於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熟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爲刺君朱傳以爲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食黍食麥何異啄粟啄粱之喻蓋亦困於豪強之凌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古之人主有輕信人言而誤用姦人誤殺賢人者讀史者輒譏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獨人主然也雖說經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殺亦然必待國人之言僉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見其果然然後去之殺之若是乎其不肯輕於信人也今說經者則不然衞序鄭箋之說詩也不過一家如是言

耳。齊詩不如是也。魯詩不如是也。卽韓詩亦不如是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而諸大夫國人皆不以爲賢。不以爲不可。不以爲可殺乎。且考之史記、漢書。不合也。考之春秋經傳、國語、不合也。卽細玩本詩之詞意。而亦不合也。是何異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實未嘗賢。未嘗不可。未嘗可殺乎。然而說者皆不之問。有如不見不聞然者。此何故哉。夫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同。尙猶不敢盡信。而必察之。況僅一家言之。而遂曰詩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則古人之受誣者。可勝道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集成初編

讀風偶識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崔述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程）

G一六六六上

平